



海豚书馆

徐高阮

山涛论



©IPG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61

山涛论

徐高阮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涛论 / 徐高阮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12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1601-0

I. ①山… II. ①徐… III. ①山涛 (205 ~ 283年)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4101号

书 名: 山涛论

作 者: 徐高阮

责任编辑: 郝付云 慕君黎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乔懿丹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3.625

字 数: 48千

印 数: 0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601-0

定 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傅杰

徐高阮先生（一九一四至一九六九）是陈寅恪先生最赏识的弟子之一，《山涛论》是他最重要的论文。

一九三七年，已是清华大学哲学系高年级本科生的徐氏在南迁的长沙临时大学跟汪篈、丁则良、王永兴、翁同文等一起听陈氏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倾倒之至，遂转入历史系，由陈氏指导完成了毕业论文，并经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负责人的陈氏推荐入职于史语所。他的主要论著——由陈氏作序的名著《重刊洛阳伽蓝记》是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的，名文《山涛论》

也是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

山涛（二〇五至二八三）与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并为竹林七贤，历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等。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际，他的享年之高、官运之好都是出类拔萃的。对一般读者言，他的知名度恐怕主要来自嵇康那篇盖世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嵇康正面形象的映照下，被绝交的山涛很自然地成为反面典型；然而正是个性峻急、为人刚直的嵇康在走向断头台前，却死而无憾地告诉儿子：“巨源在，汝不孤矣。”仅此亦可知其人的多面。孙绰即声言“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后人的评语更是正负两极，歧异不一。而徐氏正是研究特殊政局中复杂人物行为与心态的上佳人选。

徐氏早年加入政党，颇遭波折，既有切身的政治历练；复又问学陈门，深得陈氏的考史三昧。周一良先生晚年总结“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我认为脑力学力俱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

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点将录中首先就是徐氏。而周氏概括陈氏治学特点说：

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纪念陈寅恪先生》）

周氏还忆及听课的感受，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而《山涛论》也正是一篇以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从许多方面去“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来解释山涛立身处世之“然”及“所以然”的力作。

徐氏对正史本传有依傍，也有不满；对历代

研究有参照，也有纠驳，如以《资治通鉴》的推理“过当或致失实”，以《廿二史考异》的考证盖出“误解而疑”。不过关于山涛的史料毕竟有限。用习见的史料作深入的考求，这是陈门史学的绝诣所在，也是陈门史学的高难所在，其间推论的尺度是不容易把握的。本文开篇说山涛“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分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结尾称山涛辞职可能的原因“才是涛本传的一段大概错排了时间的‘章表数十上’以至托词‘辄还外舍’的故事的真正背景”——所谓“也许”，所谓“大概”，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裁断的分寸，也透露了索隐的困难。所以周氏一九八二年出访美国，复制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论著：

回国时，一般书籍都交邮局托运，只把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两种随身携带，它们是：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和徐高阮

的《山涛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其结论。（《毕竟是书生》）

而罗宗强先生则有这样的批评：

徐高阮《山涛论》对山涛所处政局之种种矛盾有甚为精细之分析，但其中亦颇多推测之词，如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分析即一例。他认为：“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涛的提议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协商。山涛用行动使人明白，没有个人的就范或交易。”而嵇康的《绝交书》，则是“假借了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谢绝推引的题目针对眼前时势而发的一份反抗宣言”。（《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徐氏与生俱来的热情与才情都是过人的。“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正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

情，使他积极投身政治，投身学术；也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情，使他在政治上因自有主见而屡经风波，在学术上因精力分散而未臻大成，他的知交台湾如徐复观、大陆如王永兴诸先生都深致痛惜。他是在如日中天的壮年——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以突发脑溢血而早逝的，与他敬爱的导师离世相隔仅仅两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那时年届八旬的陈氏在大陆已被折磨得气息奄奄，而彼岸的徐氏本还生意盎然。当时因与他在史语所的研究室门当户对而时有交流的年轻同事、而今也已成故人的著名学者张以仁先生记录，在他病逝的前一个月：

我的朋友丁邦新先生从美国进修归来，一天中午，在研究院的自助餐厅碰到高阮先生，三年不见，蓦然睹面，徐先生大呼上前，一把抱住，如见老友。对徐先生来说，那时邦新也不过是个新进的年轻晚辈。后来邦新告我，当时徐先生掏出五毛钱，买了个热馒

头以当午餐，挽着邦新的手，就这样边啃边谈，从美国谈到中国，从台湾谈到世界，从学术谈到政治，从过去谈到未来，如丝如缕，如海如洋，其分析之精微，蕴蓄之浩瀚，使人怀疑，小小一具头脑，莫非无尽宝藏？谈到忘形之处，手挥指画，目注眉扬，青衫飘举，逸兴遄飞。邦新事后告我，他当时不知何来一股感激之情，几乎流出泪来。那里面有着难以分析的感情：有敬，有爱，有怜，有惜，有辛酸，有憧憬，有兴奋，有自信……他岂只是心醉于这个啃着馒头的学者的安贫乐道、渊博与潇洒的风姿？他岂只是怜惜于中国学术的成长的艰辛与委曲？当时的研究院，不过是寥寥几栋灰朴朴的两层楼建筑，埋首于书牖中的多半是历尽战乱艰苦的流亡学人，可是四面却有连绵的青山，广阔的绿野，蓬蓬勃勃，呈现一片生机。这是中国的土地啊！这是炎黄子孙啊！这里有中华祖先传承的文化啊！我当然可以体会出

邦新那种感情，一个从美国归来的游子，就如同从华堂进入茅屋。但这毕竟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茅屋。而生活在这茅屋中的，竟有若徐高阮先生这样的人物，焕射着如此动人的光彩。然则，他那种感动，除了因徐先生而发之外，也不仅是对史语所，对研究院的，那实在包括对我们这个源远流长蕴孕深厚的民族文化的！那种感情，可能人人会有，而异域新归，自更强烈。而当时的徐先生，从他的形态到他的精神，在给邦新强烈感受的那一瞬间，无疑的已和这一环境这一民族这一文化浑然融合了！（《徐高阮先生二三事》）

他的精微的分析，他的动人的光彩，永远留存在了后人的记述之中，也永远留存在了《山涛论》这样的论述之中。

山涛论

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他们多数有接近低微的色彩，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族阀阅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他们虽不是人人有放诞之行，但确都爱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那些大族阀阅所标榜的形式上的礼教。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的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晋以后许多名士的倾向。

不过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后半生几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分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后的